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上書

通進司上皇帝書

準詔言事上書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命之劉翊三曰少壯

事言事上書

高祖后之皇帝書

御選唐宋文醇

卷二十八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八

廬陵歐陽修文七

通進司上皇帝書

月日。宣德郎守太子中允充館閣校勘臣歐陽修謹昧死  
載拜上書於皇帝闕下。臣伏見國家自元昊叛逆。關西用  
兵以來。為國言事者眾矣。臣初竊為三策以料賊情。然臣  
迂儒。不識兵之大計。始猶遲疑。未敢自信。今兵興既久。賊  
形已露。如臣素料。頗不甚遠。故竊自謂有可以助萬一而  
塵聽覽者。謹條以聞。惟陛下仁聖寬其狂妄之誅。幸甚。夫



關西弛備而民不見兵者二三十年矣。使賊萌亂之初。藏形隱計。卒然而來。當是時。吾之邊屯寡弱。城堡未完。民習久安而易驚。將非素選而敗怯。使其羊驅豕突。可以奮然而深入。然國威未挫。民力未疲。彼得城而居。不能久守。虜掠而去。可邀擊其歸。此下策也。故賊知而不為之。戎狄侵邊。自古為患。其攻城掠野。敗則走。而勝則來。蓋其常事。此中策也。故賊兼而用之。若夫假僭名號。以威其衆。先擊吾之易取者。一二以悅其心。然後訓養精銳。為長久之謀。故其來也。雖勝而不前。不敗而自退。所以誘吾兵而勞之也。

或擊吾東。或擊吾西。乍出乍入。所以使吾兵分備多。而不得減息也。吾欲速攻。賊方新銳。坐而待戰。彼則不來。如此相持。不三四歲。吾兵已老。民力已疲。不幸又遇水旱之災。調斂不勝。而盜賊羣起。彼方奮其全銳。擊吾困弊。可也。使吾不堪其困忿。而出攻。決於一戰。彼以逸而待吾勞。亦可也。幸吾苦兵。計未知出。遂求通聘。以邀歲時之賂。度吾困急。不得不從。亦可也。是吾力一困。則賊謀無施而不可。此兵法所謂不戰而疲人兵者。上策也。而賊今方用之。今三十萬之兵。食於西者。二歲矣。又有十四五萬之鄉兵。不耕。



而自食其民。自古未有四五十萬之兵。連年仰食。而國力不困者也。臣聞元昊之為賊。威能畏其下。恩能死其人。自初僭叛。嫚書已上。逾年而不出。一出則鋒不可當。執劫蕃官。獲吾將帥。多禮而不殺。此其克謀所蓄。皆非倉卒者也。奈何彼能以上策而疲吾。吾不自知其已困。彼為久計。以撓我。我無長策而制之哉。夫訓兵養士。伺隙乘便。用間出奇。此將帥之職也。所謂閩外之事。而君不御者。可也。至於外料賊謀之心。內察國家之勢。知彼知此。因謀制敵。此朝廷之大計也。所謂廟筭而勝者也。不可以不思。今賊謀可

知。以久而疲我耳。吾勢可察。西人已困也。誠能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而完國壯兵。則賊謀沮。而廟筭得矣。夫兵攻守而已。然皆以財用為強弱也。守非財用而不久。此不待言。請試言攻。昔秦席六世之強。資以事胡。卒困天下而不得志。漢因文景之富力。三舉而纔得河南。隋唐突厥吐蕃。常與中國相勝敗。擊而勝之有矣。未有舉而滅者。秦漢尤強者。其所攻。今元昊之地是也。況自劉平陷沒。賊鋒熾銳。未嘗挫衄。攻守之計。非臣所知。天威所加。雖終期於掃盡。然臨邊之將。尚未聞得賊釁隙。挫其克鋒。是攻守皆未有休



息之期而財用不為長久之計。臣未見其可也。四五十萬之人坐而仰食。然關西之地物不加多。關東所有莫能運致。掎克細碎。既以無益而罷之矣。至於鬻官入粟。下無應者。改法權貨。而商旅不行。是四五十萬之人。惟取足於西人而已。西人何為而不困。困而不起。為盜者須水旱。爾外為賊謀之所疲。內遭水旱而多故。天下之患可勝道哉。夫關西之物不能加多。則必通其漕運而致之。漕運已通。而關東之物不充。則無得而西矣。故臣以謂通漕運。盡地利。權商賈三術並施。則財用足。而西人紓。國力完。而兵可久。

以守以攻。惟上所使。夫小瑣目前之利。既不足為長久之謀。非旦夕而可效。故為長久而計者。初若迂愚而可笑。在必而行之。則其利博矣。故臣區區不敢避迂愚之責。請上便宜三事。惟陛下裁擇。其一曰通漕運。臣聞今為西計者。皆患漕運之不通。臣以謂但未求之耳。今京師在汴。漕運不西。而人之習見者。遂以為不能西。不知秦漢隋唐其都在雍。則天下之物皆可致之西也。山川地形非有變易於古。其路皆在。昔人可行。今人胡為而不可。漢初歲漕山東粟數十萬石。是時運路未修。其漕尚少。其後武帝益修渭。



渠。至漕百餘萬石。隋文帝時。沿水為倉。轉相運置。而關東汾晉之粟。皆至渭南。運物最多。其遺倉之迹。往往皆在。然皆尚有三門之險。自唐裴耀卿又尋隋迹。於三門東西置倉。開山十八里。為陸運。以避其險。卒泝河而入渭。當時歲運不減二三百萬石。其後劉晏遵耀卿之路。悉漕江淮之米。以實關西。後世言能經財利而善漕運者。耀卿與晏為首。今江淮之米。歲入於汴者六百萬石。誠能分給關西。得一二百萬石。足矣。今兵之食。汴漕者出戍甚衆。有司不惜百萬之粟。分而及之。其患者。三門阻其中爾。今宜浚治汴

渠。使歲運不阻。然後按求耀卿之迹。不憚十許里。陸運之勞。則河漕通而物可致。且紓關西之困。使古無法。今有可為。尚當為之。況昔人行之而未遠。今人行之而豈難哉。耀卿與晏。初理漕時。其得尚少。至其末年。所入十倍。是可久行之法明矣。此水運之利也。臣聞漢高祖之入秦。不由東關。而道南陽。過酈。析而入武關。曹操等起兵。誅董卓。亦欲自南陽道丹。析而入長安。是時張濟又自長安出武關。奔南陽。則自古用兵往來之徑也。臣嘗至南陽。問其遺老云。自鄧西北至永興。六七百里。今小商賈往往行之。初漢高



入關其兵十萬夫能容十萬兵之路宜不甚狹而險也。但自雒陽為都。行者皆趨東關。其路久而遂廢。今能按求而通之。則武昌漢陽郢復襄陽梁洋金商均房光化沿漢之地。十一二州之物。皆可漕而頓之南陽。自南陽為輕車。人輦而遞之。募置遞兵為十五六鋪。則十餘州之物。日日入關而不絕。沿漢之地。山多美木。近漢之民。仰足而有餘。以造舟車。甚不難也。前日陛下深卹有司之勤。內賜禁錢數十萬。以供西用。而道路艱遠。輦運踰年不能畢。至於軍裝輸送。多苦秋霖。邊州已寒。冬服尚滯於路。其艱如此。夫

使州縣綱吏。遠輸京師。轉冒艱滯。然後得西。豈若較南陽之旁郡。度其道里。入於武關。與至京師。遠近等者。與其尤近者。皆使直輸於關。西京師之用有不足。則以禁帑出。賜有司者代而充用。其迂曲簡直。利害較然矣。此陸運之利也。其二曰盡地利。臣聞昔之畫財利者。易為工。今之言財利者。難為術。昔者之民。賦稅而已。故其不足。則鑄山煮海。榷酒與茶。征關市而筭舟車。尚有可為之法。以苟一時之用。自漢魏迄今。其法日增。其取益細。今取民之法。盡矣。昔者賦外之征。以備有事之用。今盡取民之法。用於無事之



時悉以冗費而糜之矣。至卒然有事，則無法可增。然獨猶有可為者，民作而輸官者已勞，而遊手之人方逸。地之產物者，耕不得代而不墾之土尚多。是民有遺力，地有遺利。此可為也。況歷視前世用兵者，未嘗不先營田。漢武帝時，兵興用乏，趙過為畝田人犁之法，以足用。趙充國攻西羌，議者爭欲出擊，而充國深思全勝之策，能忍而待其弊。至違詔罷兵而治屯田，田於極邊，以遊兵而防鈔寇，則其理田不為易也。猶勉為之。後漢之時，曹操屯兵許下，強敵四面，以今視之，疑其旦夕戰爭而不暇。然用棗祗韓浩之計。

建置田官募民而田，近許之地，歲得穀百萬石。其後郡國皆田，積穀無數。隋唐田制尤廣，不可勝舉。其勢艱而難田，莫若充國。迫急而不暇田，莫如曹操。然皆勉焉，不以迂緩而不田者，知地利之博而可以紓民勞也。今天下之土，不耕者多矣。臣未能悉言，謹舉其近者。自京以西，土之不闢者，不知其數。非土之瘠而棄也，蓋人不勤農，與夫役重而逃爾。久廢之地，其利數倍於營田。今若督之使勤，與免其役，則願耕者衆矣。臣聞鄉兵之不便於民，議者方論之矣。充兵之人，遂棄農業，託云教習，聚而飲博，取資其家，不顧



無有官吏不加禁。父兄不敢詰。家家自以為患也。河東河北關西之鄉兵。此猶有用。若京東西者。平居不足以備盜。而水旱適足以為盜。其尤可患者。京西素貧之地。非有山澤之饒。民惟力農是仰。而今二夫之家一人。五夫之家二人。為游手。凡十八九州。以少言之。尚可四五萬人不耕而食。是自相糜耗而重困也。今誠能盡驅之。使耕於棄地。官貸其種。歲田之入。與中分之。如民之法。募吏之習田者。為田官。優其課。最而誘之。則民願田者衆矣。太宗皇帝時。嘗貸陳蔡民錢。使市牛而耕。真宗皇帝時。亦用耿望之言。買

牛湖南而治屯田。今湖南之牛。歲賈於北者。皆出京西。若官為買之。不難得也。又宜重為法。以困所謂私牛之客者。使不容於民。而樂為官耕。凡民之已有牛者。使自耕。則牛不足。而官市者不多。且鄉兵本農也。籍而為兵。遂棄其業。今幸其去農未久。尚可復驅還之田。畝使不得羣游而飲博。以為父兄之患。此民所願也。一夫之力。以逸而言。任耕縵田一項。使四五萬人皆耕。而久廢之田。利又數倍。則歲穀不可勝數矣。京西之分。北有大河。南至漢。而西接關。若又通其水陸之運。所在積穀。惟陛下詔有司。而移用之耳。



其三曰權商賈。臣聞秦廢王法。啓兼并。其上侵公利。下刻細民。為國之患久矣。自漢以來。嘗欲為法而抑奪之。然不能也。蓋為國者興利日繁。兼并者趨利日巧。至其甚也。商賈坐而權國利。其故非他。由興利廣也。夫興利廣則上難專。必與下而共之。然後通流而不滯。然為今議者。方欲奪商之利。一歸於公上而專之。故奪商之謀益深。則為國之利益損。前日有司屢變其法。法每一變。則一歲之間。所損數百萬。議者不知利不可專。欲專而反損。但云變法之未當。變而不已。其損愈多。夫欲十分之利。皆歸於公。至其虧

少。十不得三。不若與商共之。常得其五也。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茶自變法已來。商賈不復。一歲之失。數年莫補。所在積朽。棄而焚之。前日議者屢言三說之法。為便有司。既以詳之也。今誠能復之。使商賈有利而通行。則上下濟矣。解池之鹽。積若山阜。今宜暫下其價。誘羣商而散之。先為令曰。三年將復舊價。則貪利之商。爭先而輳矣。夫茶者。生於山而無窮。鹽者。出於水而不竭。賤而散之。三年。十未減其一。二。夫二物之所以貴者。以能為國資錢幣爾。今不散而積之。是惜朽壤也。夫何用哉。夫大商之能蕃其貨。



者○豈○其○錙○銖○躬○自○鬻○於○市○哉○必○有○販○夫○小○賈○就○而○分○之○販  
夫○小○賈○無○利○則○不○為○故○大○商○不○妒○販○夫○之○分○其○利○者○恃○其  
貨○博○雖○取○利○少○貨○行○流○速○則○積○少○而○為○多○也○今○為○大○國○者  
有○無○窮○不○竭○之○貨○反○妒○大○商○之○分○其○利○寧○使○無○用○而○積○為  
朽○壤○何○哉○故○大○商○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販○夫○大○國  
之○善○為○術○者○不○惜○其○利○而○誘○大○商○此○與○商○賈○共○利○取○少○而  
致○多○之○術○也○又○今○商○賈○之○難○以○術○制○者○以○其○積○貨○多○而○不  
急○故○也○利○厚○則○來○利○薄○則○止○不○可○以○號○令○名○也○故○每○有○司  
變○法○下○利○既○薄○小○商○以○無○利○而○不○能○行○則○大○商○方○幸○小○商

之○不○行○適○得○獨○賣○其○貨○尚○安○肯○勉○趨○薄○利○而○來○哉○故○變○法  
而○刻○利○者○適○足○使○小○商○不○來○而○為○大○商○賈○積○貨○也○今○必○以  
術○制○商○宜○盡○括○其○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使○其○貨○盡○而  
後○變○法○夫○大○商○以○利○為○生○一○歲○不○營○利○則○有○惶○惶○之○憂○彼  
必○不○能○守○積○錢○而○閒○居○得○利○雖○薄○猶○將○勉○而○來○此○變○法○制  
商○之○術○也○夫○欲○誘○商○而○通○貨○莫○若○與○之○共○利○此○術○之○上○也  
欲○制○商○使○其○不○得○不○從○則○莫○若○痛○裁○之○使○無○積○貨○此○術○之  
下○也○然○此○可○制○茶○商○耳○若○鹽○者○禁○益○密○則○冒○法○愈○多○而○刑  
繁○若○乃○縣○官○自○為○鬻○市○之○事○此○大○商○之○不○為○臣○謂○行○之○難



久者也。誠能不較錙銖而思遠大。則積朽之物散。而錢幣通。可不勞而用足矣。臣愚不足以知時事。若夫堅守以捍賊。利則出而擾之。凡小便宜。願且委之邊將。至於積穀與錢。通其漕運。不二三歲。而國力漸豐。邊兵漸習。賊鋒漸挫。而有隙可乘。然後一舉而滅之。此萬全之策也。願陛下以其小者責將帥。謀其大計而行之。則天下幸甚。臣修昧死再拜。

洪範一曰食而八曰師。食尚未預儲。何言師也。通漕屯田。自是當時要務。通篇不下萬言。總欲豐財積粟以紓西人耳。至論課程之法。謂必與商賈共利。方能取少而致多。其辭亦若言利而與言利之臣霄壤者。蓋導利而布之。上下本君人者之責也。為國家司課程者。不可不知。若其所云不惜其利以誘大商。則立言不可為訓。又欲盡括大商居積之物。官為賣而還之。則更迂濶紛擾而不可行也。



准詔言事上書

月日。臣修謹昧死再拜上書於皇帝陛下。臣近准詔書。許臣上書言事。臣學識愚淺。不能廣引深遠。以明治亂之原。謹採當今急務。條為三弊五事。以應詔書所求。伏惟陛下裁擇。臣聞自古王者之治天下。雖有憂勤之心。而不知致治之要。則心愈勞而事愈乖。雖有納諫之明。而無力行之果斷。則言愈多而聽愈惑。故為人君者。以細務而責人。專大事而獨斷。此致治之要術也。納一言而可用。雖衆說不。得以沮之。此力行之果斷也。知此二者。天下無難治矣。伏



見國家自大兵一動。中外騷然。陛下思社稷之安危。念兵民之疲弊。四五年來。聖心憂勞。可謂至矣。然而兵日益老。賊日益彊。併九州之力。討一西戎小者。尚無一人敢前。今又北戎大者。違盟而動。其將何以禦之。從來所患者夷狄。今夷狄叛矣。所惡者盜賊。今盜賊起矣。所憂者水旱。今水旱作矣。所賴者民力。今民力困矣。所須者財用。今財用乏矣。陛下之心。日憂於一日。天下之勢。歲急於一歲。此臣所謂用心雖勞。不知求致治之要者也。近年朝廷開發言路。獻計之士。不下數千。然而事緒轉多。枝梧不暇。從前所採

衆議紛紜。至於臨事。誰策可用。此臣所謂聽言雖多。不如力行之果斷者也。伏思聖心所甚憂。而當今所尚闕者。不過曰無兵也。無將也。無財用也。無禦戎之策也。無可任之臣也。此五者。陛下憂其未有。而臣謂今皆有之。然陛下未得而用者。未思其術也。國家創業之初。四方割據。中國地狹。兵民不多。然尚能南取荆楚。收偽唐。定閩嶺。西平兩蜀。東下并潞。北窺幽燕。當時所用兵財將吏。其數幾何。惟善用之。故不覺其少。何況今日承百年祖宗之業。盡有天下之富彊。人衆物盛。十倍國初。故臣敢言有兵。有將。有財用。



有禦戎之策。有可任之臣。然陛下皆不得而用者。其故何哉。由朝廷有三大弊故也。何謂三弊。一曰不慎號令。二曰不明賞罰。三曰不責功實。此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臣聞號令者。天子之威也。賞罰者。天子之權也。若號令不信。賞罰不當。則天下不服。故又須責臣下以功實。然後號令不虛出。而賞罰不濫行。是以慎號令。明賞罰。責功實。此三者。帝王之奇術也。自古人君。英雄如漢武帝。聰明如唐太宗。皆知用此三術。而自執威權之柄。故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漢武好用兵。則誅滅四夷。立功萬里。

以快其心。欲求將。則有衛霍之材。以供其指使。欲得賢士。則有公孫董汲之徒。以稱其意。唐太宗好用兵。則誅突厥。服遼東。威振夷狄。以逞其志。欲求將。則有李靖李勣之徒。入其駕馭。欲得賢士。則有房杜之徒。在其左右。此二帝者。可謂所求無不得。所欲皆如意。無他術也。惟能自執威權之柄耳。伏惟陛下以聖明之姿。超出二帝。又盡有漢唐之天下。然而欲禦邊。則常患無兵。欲破賊。則常患無將。欲贍軍。則常患無財用。欲威服四夷。則常患無策。欲任使賢材。則常患無人。是所求皆不得。所欲皆不如意。其故無他。由



不用威權之術也。自古帝王或為強臣所制，或為小人所惑，則威權不得出於己。今朝無強臣之患，旁無小人偏任之溺，內外臣庶尊陛下如天，愛陛下如父，傾耳延首，願陛下之所為，然何所憚而不為乎？若一日赫然執威權以臨之，則萬事皆辦，何患五者之無奈何？為三弊之因，循一事之不集，臣請言三弊。夫言多變，則不信；令頻改，則難從。今出令之初，不加詳審，行之未久，尋又更張，以不信之言行，難從之令，故每有處置之事，州縣知朝廷未是一定之命，則官吏或相謂曰：且未要行，不久必須更改。或曰：備禮行。

下畧與應破指揮旦夕之間，果然又變。至於將吏更易，道路疲於迎送，符牒縱橫，上下莫能遵守。中外臣庶或聞而歎息，或聞而竊笑。歎息者有憂天下之心，竊笑者有輕朝廷之意。號令如此，欲威天下，其可得乎？此不慎號令之弊也。用人之術，不過賞罰。然賞及無功，則恩不足；勸罰失有罪，則威無所懼。雖有人不可用矣。太祖時，王全斌破蜀而歸，功不細矣。犯法一貶，十年不問。是時方討江南，故黜全斌與諸將立法。太祖神武英斷，所以能平定天下者，其賞罰之法皆如此也。昨關西用兵四五年矣，大將以無功罷。



者。依舊居官。軍中見無功者。不妨得好官。則諸將誰肯立  
功矣。裨將畏懦逗留者。皆當斬罪。或暫貶而尋遷。或不貶  
而依舊。軍中見有罪者不誅。則諸將誰肯用命矣。所謂賞  
不足勸。威無所懼。賞罰如此。而欲用人。其可得乎。此不明  
賞罰之弊也。自兵動以來。處置之事不少。然多有名而無  
實。臣請畧言其一二。則其他可知。數年以來。點兵不絕。諸  
路之民。半為兵矣。其間老弱病患短小怯懦者。不可勝數。  
是有點兵之虛名。而無得兵之實數也。新集之兵。所在教  
習。追呼上下。民不安居。主教者非將領之材。所教者無旗

鼓之節。往來州縣。愁歎嗷嗷。既多是老病小怯之人。又無  
訓齊精練之法。此有教兵之虛名。而無訓兵之實藝也。諸  
路州軍。分造器械。工作之際。已勞民力。輦運般送。又苦道  
塗。然而鐵刃不剛。筋膠不固。長短大小。多不中度。造作之  
所。但務充數而速了。不計所用之不堪。經歷官司。又無檢  
責。此有器械之虛名。而無器械之實用也。以草草之法。教  
老怯之兵。執鈍折不堪之器械。百戰百敗。理在不疑。臨事  
而悟。何可及乎。故事無大小。悉皆鹵莽。則不責功實之弊  
也。臣故曰三弊。因循於上。則萬事弛慢。廢壞於下。萬事不



可盡言。臣請言大者五事。其一曰兵。臣聞攻人以謀，不以力。用兵鬪智，不鬪多。前代用兵之人，多者常敗，少者常勝。漢王尋等以百萬之兵，遇光武九千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苻堅以百萬之兵，遇東晉二三萬人而敗。是多者敗，而少者勝也。曹操以三十萬青州兵，大敗於呂布，退而歸許，復以二萬人破袁紹十四五萬。是用兵多則敗，少則勝之明驗也。況於夷狄，尤難以力爭，只可以計取。李靖破突厥於定襄，只用三千人。其後破頡利於陰山，亦不過一萬。蓋兵不在多，能以計取爾。故善用兵者，以少為多，不

善用者雖多而愈少也。為今計者，添兵則耗國，減兵則破賊。今沿邊之兵不下七八十萬，可謂多矣。然訓練不精，又有老弱虛數，則十人不當一人，是七八十萬之兵，不當七八萬人之用。加之軍無統制，分散支離，分多為寡。兵法所忌，此所謂不善用兵者。雖多而愈少，故常戰而常敗也。臣願陛下赫然奮威，敕勵諸將，精加訓練，去其老弱。七八十萬中，可得五十萬數。古人用兵，以一當百。今既未能，但得以一當十，則五十萬精兵，可當五百萬兵之用。此所謂善用兵者，以少而為多。古人所以少而常勝者，以此也。今不



思實效。但務添多。耗國耗民。積以年歲。賊雖不至。天下已困矣。此一事也。其二曰將。臣又聞古語曰。將相無種。故或出於奴僕。或出於軍卒。或出於盜賊。惟能不次而用之。乃為名將耳。國家求將之意。雖勞。選將之路。太狹。今詔近臣舉將。而限以資品。則英豪之士。在下位者。不可得矣。試將材者。限以弓馬一夫之勇。則智畧萬人之敵。皆遺之矣。山林竒傑之士。召而至者。以其貧賤而薄之。不過與一主簿借職。使其怏怏而去。則古之屠釣飯牛之傑。皆激怒而失之矣。至於無人可用。則寧用龍鍾跛躄庸懦暗劣之徒。皆

授之兵柄。天下三尺童子。皆為朝廷危之。前日澶淵之卒。幾為國家生事。此可見也。議者不知取將之無術。但云當今之無將。臣願陛下革去舊弊。奮然精求。有賢豪之士。不須限以下位。有智畧之人。不必試以弓馬。有山林之傑。不可薄其貧賤。惟陛下能以非常之禮待人。人臣亦將以非常之效報國。此二事也。其三曰財用。臣又聞善治病者。必醫其受病之處。善救弊者。必尋其起弊之源。今天下財用困乏。其弊安在。起於用兵而費大故也。漢武好窮兵。用盡累世之財。當時勒兵單于臺。不過十八萬。尚能困其國力。



況未若今日七八十萬連四五年而不罷。所以罄天地之所生。竭萬民之膏血。而用不足也。今雖有智者。物不能增。而計無所出矣。惟有減冗卒之虛費。練精兵而速戰。功成兵罷。自然足矣。今兵有可減之理。無人敢當其事。賊有速擊之便。無將敢奮其勇。後時敗事。徒耗國而耗民。此三事也。其四曰禦戎之策。臣又聞兵法曰。上兵伐謀。其次伐交。北虜與朝廷通好。僅四十年。不敢妄動。今一旦發其狂謀。者其意何在。蓋見中國頻為元昊所敗。故敢啓其貪心。伺隙而動爾。今使敕勵諸將。選兵秣馬。疾入西界。但能痛敗

昊賊一陣。則吾軍威大振。而虜計沮矣。此所謂上兵伐謀者也。今訶事者皆知北虜與西賊通謀。欲併二國之力。窺我河北陝西。今若我能先擊敗其一國。則虜勢減半。不能獨舉。此兵法所謂伐交者也。元昊地狹。賊兵不多。向來攻我。傳聞北虜常有助兵。今若虜中自有點集之謀。而元昊驟然被擊。必求助於北虜。北虜分兵助昊。則可牽其南寇之力。若不助昊。則兩國有隙。自相疑貳。此亦伐交之策也。假令二國尅期分路來寇。我能先期大舉。則元昊倉皇自救。不暇。豈能與北虜相為表裏。是破其素定之約。乖其尅



日之期。此兵法所謂親而離之者。亦伐交之策也。元昊叛逆以來。幸而屢勝。常有輕視諸將之心。今又見朝廷北憂戎虜。方經營於河朔。必謂我師不能西出。今乘其驕怠。正是疾驅急擊之時。此兵法所謂出其不意者。此取勝之上策也。前年西將有請出攻者。當時賊氣力方盛。我兵未練。朝廷尚許其出師。況今元昊有可攻之勢。此不可失之時。彼方幸吾憂河北而不虞我能西征。出其不意。此可攻之勢也。自四路分帥。今已半年。訓練恩信。兵已可用。故近日屢奏小捷。是我師漸振。賊氣漸衄。此可攻之勢也。苟失此

時。而使二虜先來。則吾無策矣。臣願陛下詔執事之臣。熟議而行之。此四事也。其五曰。可任之臣。臣又聞仲尼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況今文武列職。徧於天下。其間豈無材智之臣。而陛下總治萬幾之大。既不暇盡識其人。故不能躬自進賢。而退不肖。執政大臣。動拘舊例。又不敢進賢。而退不肖。審官吏部三班之職。但掌文簿。差除而已。又不敢越次進賢。而退不肖。是自天子下至有司。無一人得進賢。而退不肖者。所以賢愚混雜。僥倖相容。三載一遷。更無旌別。平居無事。惟患太多。而差遣不行。一旦臨事。要人常



患乏人使用。自古任官之法。無如今日之繆也。今議者或謂舉主轉官為進賢。犯罪黜責為退不肖。此不知其弊之深也。大凡善惡之人。各以類聚。故守廉慎者。各舉清幹之人。有贓污者。各舉貪濁之人。好徇私者。各舉請求之人。性庸暗者。各舉不材之人。朝廷不問是非。但見舉主數足。便與改官。則清幹者進矣。貪濁者亦進矣。請求者亦進矣。不材者亦進矣。混淆如此。便可為進賢之法乎。方今黜責官吏。豈有澄清糾舉之術哉。惟犯贓之人。因民論訴者。乃能黜之耳。夫能舞弄文法而求財賂者。亦強黜之吏。政事必

由已出。故雖誅剝豪民。尚或不及貧弱。至於不材之人。不能主事。衆胥羣吏。共為姦欺。則民無貧富。一時受弊。以此而言。則贓吏與不材之人。為害等耳。今贓吏因自敗者。乃加黜責。十不去其一。二至於不材之人。上下共知而不問。寬緩容姦。其弊如此。便可為退不肖之法乎。賢不肖既無別。則宜乎設官雖多而無人可用也。臣願陛下明賞罰。責功實。則材皆列於陛下之前矣。臣故曰五者皆有。然陛下不得而用者。為有弊也。三弊五事。臣既已詳言之矣。惟陛下擇之。天下之務。不過此也。方今天文變於上。地理逆於



下人心怨於內。四夷攻於外。事勢如此矣。非是陛下遲疑寬緩之時。惟願為社稷生民留意。臣修昧死再拜。唐順之曰。仁宗之為治。天下事一付之公論而已。若無所與焉。自是千古一聖哉。而其迹有似於不振者。故歐公以自執威權之說進。蓋應病之藥也。夫有權不操而付之天下之公。且不可。況未必公乎。

五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偷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恥。修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為。而惟義之所守。其立於朝



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為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為士者常貴名節以自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為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為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為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

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僚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僚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為嫌。其不可為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靜慎為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頽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為







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銳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使之舉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為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羣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忘身徇國。非為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

之人。久而亦漸為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絕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為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為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徼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為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屏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







語冰也夫修此疏固為朝廷杜微訐傾陷之風又使嗣後言事者得白其無他而易以拾遺救失乃其意中所最保護愛惜者拯耳曾子寢疾革一聞童子之言謂華而皖大夫之簣歟則瞿然命易其簣曾元不肯易人子之常情也而曾子斥之為細人至謂其愛父不如此童子曾子之賢幾於聖矣豈其將死猶好奇釣名至此哉舉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歿假使不易安知不少緩須臾無死然而曾子不願者蓋雖一簣之非正猶舍生取義如此也今三司使之位非一簣之細矣逐人而居之非士用大夫器物之小

過矣修知愛人以德而已遑問後世以修與拯為相能不相能哉善夫蔡襄之疏也曰朝廷增用諫臣歐陽修余靖王素一日拜命三人忠誠剛正必能盡言臣恐邪人不利必造為禦之之說其說不過有三臣請辨之一曰好名夫忠臣引君當道論事惟恐不至若避好名之嫌無所陳列則土木之人皆可為矣二曰好進前世諫者之難激於忠憤遭世昏亂死猶不辭何好進之有近世獎拔太速但久而弗遷雖死是官猶無悔也三曰彰君過諫爭之臣蓋以司過舉耳人主聽而行之足以致從諫之譽何過之能彰



至於巧者亦然事難言則暗擇其無忤者時一發焉猶或不  
不行則退而曰吾嘗論某事矣此之謂好名默默容容無  
所愧恥躡資累級以挹顯仕此之謂好進君有過失不救  
之於未然傳之天下後世其事乃不可揜此之謂彰君過  
願陛下察之襄於修輩始作諫官之時諷上久而勿遷使  
之死於是官豈亦與修輩不相能哉君子之所欲忠者國  
耳主耳其他又何所惜襄之知修必不以不遷官為恨猶  
修之知拯必不以不得三司使為恨也正人君子之心胸  
類非俗士之所為歟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九

廬陵歐陽修文八

劄子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論逐路取人劄子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論議不奉獻於廟殿劄子

論議泚源木子不宣示收我禮劄子

論其人聚力以請宜以恭應禮劄子

論子令百官辦事劄子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九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二十九

廬陵歐陽修文八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畧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



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况外廷百官。疎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祕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疎遠人中。時因

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名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名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顧又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何哉。曰。軍國大事。人人共知。而不可祕密者。古先哲王固不



特謀及卿士而且謀及庶人矣若夫事之未成而定命於幾先則不特無謀及庶人之理即在廷卿士自不得人人與聞以害其成也嗟乎偏聽生奸獨任成弊如修所云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者固以不能集思廣益而處置多差然如修所云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者亦歸於有治人無治法耳詩不云乎謀夫孔多事用不集發言盈廷誰敢執其咎為人君者博採其論則人各欲售其私說以圖其意中所欲得而不顧其它棄之不採則人各緘默取容以聽大官之臆決而萬口附和是非卿尹

旅牧各得其人則修之此議亦徒然耳甚哉期事之集必期謀之臧而期謀之臧必期才之衆國無賢才則國空虛濟濟多士文王以寧蒿目斯世不能不讀修此議而三歎也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見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似此勞人枉費之事必不肯為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絕臣又見近日內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為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宮



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修媛退為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宮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為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為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二日。曹氏封縣君。

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內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宮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為閒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為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為張氏。大凡後宮恩澤太多。宮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為裁損。取進止。

張氏仁宗美人。卒謚溫成皇后。初仁宗寵張氏。欲以為后。



太后難之乃立郭崇之孫為后繼而見廢世儒謂仁宗夫婦間未免大圭之玷也然郭后廢而曹后立史載曹后事迹亦不減女中堯舜然則其所為張美人當亦必有取焉而非僅以色陞歟歐陽修此疏讀者必曰仁宗亦盡於女色否則必曰歐陽修彰君之過而使此文傳至於今也為此解者不特不識歐陽修亦不識仁宗夫牀第之愛而當時文學侍從之臣得直言無忌如此非聖賢而能致然乎

又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為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翦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近百人又殺使臣其勢不



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觀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於戒懼。常合修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偽。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

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修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效。爭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已。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



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元史臣謂真宗英悟之主。而天書一事。吁可駭怪。及修遼史。乃知遼俗尚機。而明鬼。故神道設教。假以動敵人之聽。消覬覦。而偃兵革耳。然而計亦末矣。仁宗以天書殉葬。賢哉。歐陽修作蜀王建世家論。謂自古王者。殊祥異瑞。並見於五代。而又皆萃於蜀。惑者可以思焉。蓋深以為非也。及是澧州獻瑞木成文。遂慷慨論列。不顧忌諱。修於真宗之非。自欺而仁宗之必不裕。蠱雖若不相知者。顧其論正而言忠。則可為後世法也。

請駕不幸溫成廟劄子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溫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宮。又云溫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為自去年追冊溫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溫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為祖宗神御。以時酌



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宮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溫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說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為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唐太宗文德皇后既葬帝即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引魏徵同升徵熟視曰臣眊昏不能見帝指示之徵曰此昭陵邪帝曰然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為毀觀歐陽修請駕不幸溫成廟與徵後先輝映矣夫咸恒為後天卦首古先哲王亦與人同其情況存亡之際乎然惟情之無過不及處乃為禮禮失則情乖情乖則民志惑厚於所當薄即已薄於所當厚本亂而末不可得而治故雖一舉足一出言而子孫黎民之能保不能保係焉以禮制心然後能垂裕於後昆此忠臣志士之所以倦倦於其君也然則太宗之不若魏徵仁宗之不若歐陽修固若是乎曰奚其然也君者表也臣者影也觀影之直則知表之正影與表可曰二哉况善言者出於口而無窮善



行者備厥萬而猶闕言易行難何往不然獨是臣能言之於君則匪為言也乃其行也然君能聽而改之則言者臣之虛言聽者君之實行矣干虛不如一實曷可貶實而崇虛哉成湯之聖也曰改過不吝聖不聖於無過而聖於改過然過之作也已覺之而已改之猶未足以云聖人之大心也惟人覺之而已改之則天下之人之心莫非其心而博厚配地高明配天矣是非太宗仁宗之所可當也必也舜乎舜好問而好察邇言必也孔子乎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舜與孔子固全之若此二事者乃太宗仁

宗之能得乎舜與孔子百之一而榮莫大焉者也俗士以徵有言即謂太宗不如徵修有言即謂仁宗不如修是人我之見不亡而元首股肱之義由以日喪也



全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言事未及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効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自安所以日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



命下之日中外懼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為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為優容。以保全之。而為大臣者。外秉國權。內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

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於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辯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於廷。或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爭傳。衆目共視。雖欲為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於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



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陳。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說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呂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彥博。貶春州別駕。至和初。吳中復。呂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

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呂誨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彥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復。今



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為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為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諍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為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搖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為不然介與師道不與絳

為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為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搖大臣可明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比者雖在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為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為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陳子龍曰當時公在樞府而拳拳以諫官為言大臣為國之心可謂深矣



國之山河險阻矣

斯之謂也。當朝公亦歸而舉。其言曰。言大曰。所

我。以。備。守。前。死。言。之。士。恨。天。不。幸。甚。今。願。聖。主

盡。忠。守。前。未。變。變。察。也。當。望。聖。慈。特。賜。召。對。介。等。置。之。陳

禮。遂。轉。百。非。陳。我。美。事。所。塞。言。說。不。為。國。家。之。休。而。介。等

擬。去。論。百。幸。業。望。可。復。想。各。計。為。禱。未。空。夫。前。其。下。計。者

大。引。何。阻。矣。國。前。未。可。以。此。疑。言。事。之。百。也。此。介。等。出。於

為。黨。氏。與。諸。臺。職。共。命。為。非。然。似。非。昧。即。黨。非。為。應。對

論逐路取人劄子

臣伏見近有臣僚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

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

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

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

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為一。而惟材

是擇。又糊名謄錄而考之。使主司莫知為何方之人。誰氏

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

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

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



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區區欲為陛下守祖宗之法也。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

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為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不及東南，當



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舍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爭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

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絕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十人取一人。此為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



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為患。則已。苟可為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黃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

復申舉。惟此一事。為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為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顏尸祿。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觀修此疏。知東南文字之盛。自宋仁宗時已然。而解額之不能均。亦復與今一轍。願嘗論之。虞廷之取士也。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周室之取士也。曰或以德進。或以事舉。或以言揚。然則取人以言。固屬一端。即使文風日正。經學日明。而所為科目出身者。亦止是三代以上言揚之一。未可



謂此外必無賢才況所較者僅在聲調格律時尚之細以此而欲重東南而輕西北誠非帝王馭世之大公矣特是時移勢易古今不同故虞廷之所為明試以功周室之所為德進事舉者後世用之益以滋亂不若科目之法猶可驅天下使誦法孔子澤躬於六經忽不自知其入於義理之域且其法易以防閑統百年而計之公者猶得什九是以不得不專用其法豈曰經世之士盡出於能文者也故就文章而論則選額之不可以地均誠如修之所云以用入而論其不得不以地均之者亦天下之大勢有不能因噎以廢食者修有試進士策問取士之法而極論其難較之此疏更為千古確論



論刪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為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絕。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昏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說。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為箋傳。附著經文。其說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



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定九經之疏。號為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為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識緯之書。以相雜亂。怪竒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使學者不為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駁雜。其用功至少。其為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駁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

進止

暴秦焚書。六經亡軼。漢儒掇拾遺言。各立門戶。其幸而傳。至今日者。固其守先待後之功。而詐偽繁興。亦莫甚於彼時。而於其中。敢於誣天蔑聖者。則以識緯為甚。識緯之書。莫知所自起。王莽篤好之。其下遂相與詐造。欺蒙以售其私。而莽又明知其欺。而樂用之。以愚黔首。而借以篡漢天下。蓋亂臣賊子之言也。而託諸孔子。然既託諸孔子。則雖以光武之賢。猶不能無惑焉。唐作九經正義。猶引用其說。歐陽修疏請削除。見亦偉矣。惜猶未曾抉其底裏。痛掃溉



之以解後世惑也夫識緯之託諸聖言者為其前知也為其知天也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又曰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疑若似矣顧差若毫釐即謬以千里夫天者理也叙則為典秩則為禮立之為三綱行之為五常三綱立五常行則人無道天物極則長而所為生生之謂易者行乎其間乾坤於以不毀三綱頽五常廢則人物凋喪漸消漸燬以至於無而乾坤息故孔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孔子之所為知天而可以前知者如是而已若夫

繼周而為漢漢帝姓劉孔子安得知之而又何用知之哉孔子葬母既封矣雨甚而墓崩孔子不能前知也而謂孔子知沙邱崩為漢元王皇后之祥乎國語有之曰吾非瞽史安知天道蓋盲者業專其藝必精故能以數測氣推現至隱如禪竈梓慎京房焦贛之流猶古瞽史之遺見於史氏代不乏人然其為術所為文史星歷近於卜祝之間者又奚得與六經語孟治天下之大經大法錯處雜陳而謂聖之所以為聖在此也哉況夫王莽時劉歆輩所造奸言直是執左道以亂政又安可令其託於孔子惑世誣民而



莫之正耶漢承七國之後聖遠道微言厖事雜故如所傳  
斬蛇交龍等事猶與篝火狐鳴一轍蕭曹輩皆未嘗學問  
不知正其前失轉艷稱於後世後世惑之王莽遂乘之以  
移其社稷當途典午更用之以滅其子孫而輾轉相滅由  
是訛以傳訛暴以易暴八代十六國之交視弒君篡國為  
天之所命聖之所記史臣津津稱道之嗚呼人心若此幾  
何其不入於禽獸也又如晉王嘉拾遺記等書所稱黃帝  
金支玉葉武王白魚流烏之類謂自古帝王受命之符罔  
不如是夫刪書斷自唐虞既有其事周孔必述之周孔不

述其誣可知王嘉輩何能從千載以後而得千載以前之  
事其博洽過於周孔如是也其為拾漢魏之遺釐誣帝王  
以神怪不待明者而決矣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  
民聽民心之所歸是乃天之符命耳人者萬物之靈也天  
地之心也五行之秀氣也不觀之人而觀之雲物鳥獸何  
其榮末而虐本歟亦異乎聖人之言矣陋儒不察遂使識  
緯之文述之學校被之間閭雖婦人小子亦同然一辭其  
所以為人心之害者豈細故哉



論議濮安懿王典禮劄子

臣伏見朝廷議濮安懿王典禮兩制禮官請稱皇伯中書之議以謂事體至大理宜慎重必合典故方可施行而皇伯之稱考於經史皆無所據方欲下三省百官博訪羣議以求其當陛下屈意手詔中罷而衆論紛然至今不已臣以謂衆論雖多其說不過有三其一曰宜稱皇伯者是無稽之臆說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是厚誣天人之言也其三曰不當用漢宣哀為法以干亂統紀者是不原本末之論也臣請為陛下條列而辨之謹按儀禮喪服記曰



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報者。齊衰期也。謂之降服。以明服可降。父母之名。不可改也。又按開元開寶禮。國朝五服年月喪服。令皆云。為人後者。為其所生父。齊衰不杖期。蓋以恩莫重於所生。故父母之名。不可改。義莫重於所繼。故寧抑而降其服。此聖人所制之禮。著之六經。以為萬世法者。是中書之議。所據依也。若所謂稱皇伯者。考於六經。無之。方今國朝。見行典禮及律令。皆無之。自三代之後。秦漢以來。諸帝由藩邸入繼大統者。亦皆無之。可謂無稽之臆說矣。夫儀禮者。聖人六經之文。開元禮者。有唐三百年所用

之禮。開寶通禮者。聖宋百年所用之禮。五服年月及喪服令。亦皆祖宗累朝所定。方今天下共行之制。今議者皆棄而不用。直欲自用無稽之臆說。此所以不可施行也。其二曰。簡宗廟。致水災者。臣伏以上天降災。皆主人事。故自古聖王。逢災恐懼。多求闕政。而修之。或自知過失。而改悔之。庶幾以塞天譴。然皆須人事。已著於下。則天譴為形於上。今者濮王之議。本因兩制禮官。違經棄禮。用其無稽之臆說。欲定皇伯之稱。中書疑其未可施行。乃考古今典禮。雖有明據。亦未敢自信。而自專。方更求下外廷博議。而陛下



遽詔中罷。欲使有司徐求典禮。是則臣下慎重。如此人君。謙畏如此。君臣不敢輕議。妄舉而天遽譴怒殺人。害物。此臣所謂厚誣天也。議猶未決。仍罷不議。而便謂兩統二父。以致天災者。厚誣人也。其三引漢宣哀之事者。臣謹按漢書宣帝父曰悼皇考。初稱親。諡曰悼。置奉邑寢園而已。其後改親稱皇考。而立廟京師。皇考者親之異名爾。皆子稱其父之名也。漢儒初不以為非也。自元帝以後。貢禹韋元成等始建毀廟之議。數十年間。毀立不一。至哀帝時。大司徒平晏等百四十七人奏議云。親諡曰悼。裁置奉邑。皆應

經義。是不非宣帝稱史皇孫為親也。所謂應經義者。即儀禮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報是也。惟其立廟京師。亂漢祖宗昭穆。故晏等以謂兩統二父。非禮宜毀也。定陶恭王初但號共皇。立廟本國。師丹亦無所議。至其後立廟京師。欲去定陶。不繫以國。有進干漢統之過。丹遂大非之。故丹議云。定陶恭皇諡號已前定議。不得復改。而但論立廟京師。為不可爾。然則稱親置園。皆漢儒所許。以為應經義者。惟去其國號。立廟京師。則不可爾。今言事者不究朝廷本議。何事不尋漢臣所非者何事。此臣故謂不原本末也。中書



之議。本謂稱皇伯無稽。而禮經有不改父名之義。方議名號猶未定。故尊崇之禮皆未及議。而言事者便引漢去定陶國號立廟京師之事。厚誣朝廷。以為干亂大統。何其過論也。夫去國號而立廟京師。以亂祖宗昭穆。此誠可非之事。若果為此議。宜乎指臣等為姦邪之臣。而人主有過舉之失矣。其如陛下之意。未嘗及此。而中書亦初無此議。而言事者不原本末。過引漢世可非之事以為說。而外廷之臣。又不審知朝廷本議如何。但見言事者云云。遂以為欲加非禮。干亂統紀。信為然矣。是以衆口一辭。紛然不止。而

言事者欲必遂其皇伯無稽之說。牽引天災。恐迫人主。而中書守經執禮之議。反指以為姦邪之言。朝廷以言事之臣。禮當優容。不欲與之爭辨。而外庭羣論。又不可家至而戶曉。是非之理不辨。上下之情不通。此所以呶呶而不止也。夫為人後者。既以所後為父矣。而聖人又存其所生父名者。非曲為之意也。蓋自有天地以來。未有無父而生之子也。既有父而生。則不可諱其所生矣。夫無子者。得以宗子為後。是禮之所許也。然安得無父而生之子。以為後乎。此聖人所以不諱無子者。立人之子。以為後。亦不諱為人



後者有父而生。蓋不欺天。不誣人也。故為人後者。承其宗之重任。其子之事。而不得復歸於本宗。其所生父母。亦不得往與其事。至於喪服降而抑之。一切可以義斷。惟其父母之名。不易者。理不可易也。易之則欺天而誣人矣。子為父母服。謂之正服。出為人後者。為本生父母齊衰期。謂之降服。又為所後父斬衰三年。謂之義服。今若以本生父為皇伯。則漢安懿王為從祖父。反為小功。而漢王夫人是本生嫡母也。反為義服。自宗懿以下。本生兄弟。於禮雖降。猶為大功。是禮之齊衰期。今反為小功。禮之正服。今反為義

服。上於濮王父也。反服小功。於宗懿等兄弟也。反服大功。此自古所以不稱所生父為伯父叔父者。稱之則禮制乖。違人倫。錯亂如此也。伏惟陛下聰明睿聖。理無不燭。今衆人之議如彼。中書之議如此。必將從衆乎。則衆議不見其可。欲違衆乎。則自古為國。未有違衆而能舉事者。願陛下霈然下詔。明告中外。以皇伯無稽。決不可稱。而今所欲定者。正名號爾。至於立廟京師。干亂統紀之事。皆非朝廷本議。庶幾羣疑可釋。若知如此。而猶以謂必稱皇伯。則雖孔孟復生。不能復為之辨矣。



按史仁宗以同祖兄濮王元讓子宗實為皇子是為英宗治平元年宰相韓琦等奏請下有司議合行典禮詔須大祥後議之二年乃詔禮官與待制以上議翰林學士王珪等謂宜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尊以高官大國於是中書奏王珪等所議未見詳定濮王當何稱名與不名珪等議宜稱皇伯而不名中書又奏禮與令出繼之子於所繼所生皆稱父母又漢宣光武皆稱皇考今珪等議稱皇伯於典禮未有明據請下尚書省集三省御史臺議奏方議而皇太后手詔詰責執政於是詔權罷議令有司博求

典故以聞禮官范鎮等又奏請如王珪等議御史呂誨彈歐陽修首建邪議韓琦曾公亮趙槩附會不正之罪固請如王珪等議既而內出皇太后手詔可令皇帝稱親濮王稱皇夫人並稱后英宗即日手詔曰稱親之禮謹遵慈訓追崇之典豈易克當其以塋為園即園立廟俾王子孫奉祠翌日誨等繳敕家居待罪英宗命閣門以告還之誨等力辭臺職誨等既出而濮議亦寢修此疏當在皇太后詰責執政而英宗手詔罷議之時也觀宋諸臣所見雖不同要非若明臣張璪桂萼等諂上希旨為進用階梯也顧核



諸先王緣人情以制禮本天性以立則之旨歐陽之議自是至當而當日英宗處置盡善亦可為無遺憾矣乃後世猶斷斷焉謂稱皇伯之是者蓋以當日司馬溫公諸賢並與王珪同議也夫君子亦不能無過有過不害為君子然君子之過亦不可從一以理為斷而已世傳朱子亦以歐陽為非謂其疑於兩父其說曰辟若仁宗與濮王俱在世則為英宗者可皆稱為父乎顧未知朱子實有是說邪抑門弟子附會之詞也不可考矣夫所為伯仲叔季者行第之稱古人伯則曰伯父叔則曰叔父無去父而止稱伯叔

者曲禮云王官之長天子同姓謂之伯父九州之牧天子同姓謂之叔父者是也又如魯頌曰王曰叔父小雅曰既有肥牡以速諸父經籍所載不可備舉何得謂為二父乎伯父叔父諸父本生父同義也獨於所繼止謂之父則亦足以昭重宗之義合降期之意矣乃必諱其父之稱而稱皇伯何其無稽也人之生父生之此天也非人也其名可以意為改者哉或曰若然則不得為人後矣為人後者人為之豈天為之邪曰固天為之也自身而上有父天也自父而上有祖亦天也由父視之則有已子與兄弟之子之



分由祖視之則均之為孫矣均之為孫則天也非人矣宋時諸臣固亦於此有未能脫然者又哀仁宗大賢而無子必欲泯濮王之跡以消其餘憾而朝堂之上紛呶不已英宗不欲明其是非而兩置之遂成千秋疑案有宋君臣是者固無非矣其非者猶是君子之過也然而延及明嘉靖帝諸臣遂執宋臣之議以死爭哭於闕下帝剛愎少恩盡收付廷尉而賢材為之一空於是佞人虱其間熒惑譎張盡變明代祖宗成憲與賢士大夫風尚而明亦寢衰而寢亡矣於戲士君子持論揆諸天理民彝之衷少有偏倚則

其毒流於後世如此可不慎哉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

廬陵歐陽修文九

祭文 碑銘

祭尹師魯文

祭蘇子美文

祭石曼卿文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太保文正王公蘇軾

資政殿學士文正公蘇軾

祭文

祭文

祭文

御選唐宋文醇

御選唐宋文醇卷之三十

廬陵歐陽修文九

祭尹師魯文

嗟乎師魯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志可以狹四海而無所措其一身窮山之崖野水之濱猿狖之窟麋鹿之羣猶不容於其間今遂即萬鬼而為鄰嗟乎師魯世之惡子之多未必若愛子者之衆而其窮而至此兮得非命在乎天而不在于人方其奔顛斥逐困死艱屯舉世皆寃而語言未嘗以自及以窮至死而妻子不見其悲忻用舍



進○退○屈○伸○語○默○夫○何○能○然○乃○學○之○力○至○其○握○手○為○訣○隱○几○  
待○終○顏○色○不○變○笑○言○從○容○死○生○之○間○既○已○能○通○於○性○命○憂○  
患○之○至○宜○其○不○累○於○心○曾○自○子○云○逝○善○人○宜○哀○子○能○自○達○  
予○又○何○悲○惟○其○師○友○之○益○平○生○之○舊○情○之○難○忘○言○不○可○究○  
嗟○乎○師○魯○自○古○有○死○皆○歸○無○物○惟○聖○與○賢○雖○埋○不○沒○尤○於○  
文○章○焯○若○星○日○子○之○所○為○後○世○師○法○雖○嗣○子○尚○幼○未○足○以○  
付○予○而○世○人○藏○之○庶○可○無○於○墜○失○子○於○衆○人○最○愛○予○文○寓○  
辭○千○里○侑○此○一○樽○冀○以○慰○子○聞○乎○不○聞○尚○享○

尹師魯名洙少以儒學知名舉進士宋世古文洙與穆修

實始振起其衰自元昊不庭洙未嘗不在兵間練習邊事  
深曉兵法以右司諫知渭州兼領涇原路經略公事會鄭  
戩為陝西四路都總管遣劉滬董士廉城水洛以通秦渭  
援兵洙以為城砦多則兵勢分是以前此屢困於賊今何  
可又益城奏罷之時戩已解四路而滬等督役如故洙召  
之不至代之不受乃使狄青械滬士廉下吏戩論奏不已  
卒城水洛士廉詣闕上書訟洙詔遣御史劉湜就鞫不得  
他罪湜文致之貶洙監均州酒稅感疾而卒修祭文所謂  
辯足以窮萬物而不能當一獄吏者也嘗謂明刑所以弼



教而察獄所以平冤漢承秦弊古義蕩然雖相如蕭何將  
如周勃亦輒付繫延至末代獄吏成風惟希意指之所向  
不揆其情辭而麗以法轉以法就其情辭意見既立雖孔  
孟不得為完人而蘇張無所措其舌矜名節者恚極而不  
得辨達生死者休焉而不與辨闇且弱者吶吶然辨而不  
能辨強且明者喋喋然辨而不聽其辨所以古人畫地為  
牢誓不入刻木為吏義不對也以此承君上之意指則一  
獄成而萬事必有受其害者矣以此承權臣之意指則萬  
事隳而宗社亦且受其害矣賢如宋仁宗尚使尹洙被文

致於獄吏以稱於後世也可不懼哉



祭蘇子美文

哀○哀○子○美○命○止○斯○邪○小○人○之○幸○君○子○之○嗟○子○之○心○曾○蟠○屈○  
龍○虵○風○雲○變○化○雨○雹○交○加○忽○然○揮○斧○霹○靂○轟○車○人○有○遭○之○  
心○驚○膽○落○震○仆○如○麻○須○臾○霽○止○而○四○顧○百○里○山○川○草○木○開○  
發○萌○芽○子○於○文○章○雄○豪○放○肆○有○如○此○者○吁○可○怪○邪○嗟○乎○世○  
人○知○此○而○已○貪○悅○其○外○不○窺○其○內○欲○知○子○心○窮○達○之○際○金○  
石○雖○堅○尚○可○破○壞○子○於○窮○達○始○終○仁○義○惟○人○不○知○乃○窮○至○  
此○蘊○而○不○見○遂○以○沒○地○獨○留○文○章○照○耀○後○世○嗟○世○之○愚○掩○  
抑○毀○傷○譬○如○磨○鑑○不○滅○愈○光○一○世○之○短○萬○世○之○長○其○間○得○



失不待較量。哀哀子美。來舉子觴。尚享。萬世之身。其間於  
 仁宗。逐蘇舜欽。輩不使朝士。以夸誕標榜相尚。所以維風  
 端習。未為失也。特宜正王直柔。侮慢聖賢之罪。而蘇舜欽  
 輩。醉飽之過。則教而不怒。斯才士不至沉淪。而檢壬一網  
 打盡之策。亦自不墮其術。抑矣。此世下。對舉。子如  
 以。當。謝。或。不。非。此。氣。感。史。書。上。而。四。海。百。里。山。川。草。木。間  
 歸。地。風。雲。不。可。謂。不。入。不。盡。之  
 祭。石。曼。卿。文

祭石曼卿文

嗚呼曼卿。生而為英。死而為靈。其同乎萬物生死。而復歸  
 於無物者。暫聚之形。不與萬物共盡。而卓然其不朽者。後  
 世之名。此自古聖賢。莫不皆然。而著在簡冊者。昭如日星。  
 嗚呼曼卿。吾不見子久矣。猶能髣髴子之平生。其軒昂磊  
 落。突兀崢嶸。而埋藏於地下者。意其不化為朽壤。而為金  
 玉之精。不然。生長松之千尺。產靈芝。而九莖。奈何荒烟野  
 蔓。荆棘縱橫。風淒露下。走燐飛螢。但見牧童樵叟。歌吟而  
 上下。與夫驚禽駭獸。悲鳴躑躅。而啾嚶。今固如此。更千秋



而萬歲兮。安知其不穴。藏狐貉與鼯鼪。此自古聖賢亦皆然。兮獨不見。夫纍纍乎曠野。與荒城。嗚呼曼卿。盛衰之理。吾固知其如此。而感念疇昔。悲涼悽愴。不覺臨風而隕涕者。有愧乎太上之忘情尚享。

陳善曰。弔石曼卿文似韓祭田橫墓文。其步驟馳騁亦無不似。非但效其句語而已。

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銘

皇祐四年五月甲子。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汝南文正公薨於徐州。以其年十有二月壬申。葬於河南尹樊里之萬安山下。公諱仲淹。字希文。五代之際。世家蘇州。事吳越太宗皇帝時。吳越獻其地。公之皇考從錢俶朝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公生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長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祥符八年。舉



進士禮部選第一。遂中乙科。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及公既貴。天子贈公曾祖蘇州糧料判官諱夢齡為太保。祖秘書監諱贊時為太傅。考諱墉為太師。妣謝氏為吳國夫人。公少有大節。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為趨舍。其所有為必盡其方。曰為之自我者當如是。其成與否有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天聖中。晏丞相薦公文學。以大理寺丞為祕閣校理。以言事忤章獻。

太后旨。通判河中府。久之。上記其忠。召拜右司諫。當太后臨朝聽政時。以至日大會前殿。上將率百官為壽。有司已具。公上疏言。天子無北面。且開後世弱人主以強母后之漸。其事遂已。又上書請還政。天子不報。及太后崩。言事者希旨多求太后時事。欲深治之。公獨以謂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初太后有遺命。立楊太妃代為太后。公諫曰。太后母號也。自古無代立者。由是罷其冊命。是歲大旱蝗。奉使安撫東南。使還。會郭皇后廢。率諫官御史伏閣爭。不能得。貶知睦州。



又徙蘇州。歲餘，即拜禮部員外郎、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時政闕失，而大臣權倖多忌惡之。居數月，以公知開封府。開封素號難治，公治有聲，事日益簡。暇則益取古今治亂安危為上，開說又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遷進遲速次序，曰：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坐落職。知饒州。明年，呂公亦罷。公徙潤州，又徙越州，而趙元昊反河西，上復召相，呂公乃以公為陝西經畧安撫副使，遷龍圖閣直學士。是時新失

大將，延州危，公請自守，廊延捍賊，乃知延州。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公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號，不可以聞。乃自為書告以順逆成敗之說，甚辨。坐擅復書，奪一官。知耀州。未逾月，徙知慶州。既而四路置帥，以公為環慶路經畧安撫招討使，兵馬都部署。累遷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營田，復承平永平廢寨，熟羌歸業者數萬戶。於慶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蘆，於是明珠、臧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自邊制久隳，至兵與將常不相識。



公始分延州兵為六將。訓練齊整。諸路皆用以為法。公之所在。賊不敢犯。人或疑公見敵。應變為如何。至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二萬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公為不可及。公待將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見。召之卧内。屏人撤衛。與語不疑。公居三歲。

士勇邊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初。西人籍其鄉兵者十數萬。既而黥以為軍。惟公所部。但刺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内地。而紆西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者。至今尤多。自公坐。呂公貶羣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驩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能止。上既賢



公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慶歷三年春，召為樞密副使。五讓不許，乃就道。既至，數月以為參知政事。每進見，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召見賜坐，授以紙筆，使疏於前。公惶恐避席。始退而條列時所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子之數，而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口。而嫉公者亦幸外有言。

喜為之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乃以公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悉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是時夏人已稱臣，公因以疾請鄧州守鄧三歲。求知杭州，又徙青州。公益病，又求知潁州，肩舁至徐，遂不起。享年六十有四。方公之病，上賜藥存問。既薨，輟朝一日，以其遺表無所請，使就問其家所欲，贈以兵部尚書，所以哀卹之甚厚。公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汎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



賓客食不重肉。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其為政所至。民多立祠畫像。其行已臨事。自山林處士里閭田野之人。外至夷狄。莫不知其名字而樂道其事者甚衆。及其世次官爵。誌於墓譜於家。藏於有司者。皆不論著著其繫天下國家之大者。亦公之志也。歟。銘曰。范於吳越。世實陪臣。俶納山川。及其士民。范始來北。中間幾息。公奮自躬。與時偕逢。事有罪功。言有違從。豈公必能。天子用公。其艱其勞。一其初終。夏童跳邊。乘吏怠安。帝命公往。問彼驕頑。有不聽順。鋤其穴根。公居三年。怯勇隳完。

兒憐獸擾。卒俾來臣。夏人在廷。其事方議。帝趣公來。以就予治。公拜稽首。茲惟艱哉。初非其難。在其終之。羣言營營。卒壞於成。匪惡其成。惟公是傾。不傾不危。天子之明。存有顯榮。歿有贈諡。藏其子孫。寵及後世。唯百有位。可勸無怠。

司馬光曰。景祐中。呂許公執政。范公知開封。屢攻呂短坐落職。知饒州。康定元年。復舊職。知永興。會許公復相。言於神宗曰。仲淹賢者。朝廷將用之。豈可但除舊職。即除龍圖閣直學士。陝西經畧安撫副使。上以許公為長者。白。或又。五自。趙。出。西。事。申。公。不。者。



蘇轍曰范文正自饒州還朝出領西事恐申公不為之地無以成功乃為書自咎解仇而去故歐公作文正碑有二公晚年歡然相得之語後生不知皆咎歐陽公予見張公安道言之乃信

平齋書齋記云與會稽公時邵伯溫曰當時文正子堯夫不以為然從歐公辨不可得則自削去驩然戮力等語公不樂謂蘇明允曰范公碑為其子弟擅於石本改動文字令人恨之故羅氏本於知饒州下無明年呂公亦罷六字趙元昊反河西下無上復名相呂公六字又無自坐呂公貶已下至置羣

議而用之一段以此觀之諸本乃當時定本羅本堯夫改本也

朱子曰呂當用事時舉措不合衆心者多又惡忠賢之異已必力排之范歐二公以諷議諫諍為職則論之豈為過哉逮其晚節知公議不可終拂衆賢將起而復用是以寧損故怨以為收之桑榆之計蓋其慮患之意雖未必出於至公而補過之善天下實被其賜至范公之心其正大光明固無宿怨而惓惓之議實在國家故承其善意起而樂為之用其自訟之書所謂相公有汾陽



之心之德。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者。可謂傾倒無餘矣。此最為范公之盛德。歐公識其意而特書之。二者各記其實而美惡初不相掩。又可見歐公之心亦非淺之乎。為丈夫矣。

太尉文正王公神道碑銘

至和二年七月乙未。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王素奏事殿中。已而泣且言曰。臣之先臣旦。相真宗皇帝十有八年。今臣素又得待罪侍從之臣。惟是先臣之訓。其遺業餘烈。臣實無似。不能顯大而墓碑。至今無辭以刻。惟陛下哀憐。不忘先帝之臣。以假寵於王氏。而勗其子孫。天子曰。嗚呼。惟汝父旦事我文考真宗。叶德一心。克終厥位。有始有卒。其可謂全德元老矣。汝素以是刻於碑。素拜稽首泣而出。明日有詔。史館修撰歐陽修曰。王旦墓碑未立。汝可以銘。



臣修謹按故推誠保順同德守正翊戴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尉充玉清昭應宮使上柱國太原郡開國公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魏國公謚曰文正王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也皇曾祖諱言滑州黎陽令追封許國公皇祖諱徹左拾遺追封魯國公皇考諱祐尚書兵部侍郎追封晉國公皆累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曾祖妣姚氏魯國夫人祖妣田氏秦國夫人妣任氏徐國夫人邊氏秦國夫人公之皇考以文章自顯漢周之際逮事太祖太宗為名臣嘗諭杜重威使無反漢拒盧多遜害趙普之謀以

百口明符彥卿無罪故世多稱王氏有陰德公之皇考亦自植三槐於庭曰吾之後世必有為三公者此其所以志也公少好學有文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江縣監潭州銀場再遷著作佐郎與編文苑英華遷殿中丞通判鄭濠二州王禹偁薦其材任轉運使驛召至京師辭不受獻其所為文章得試直史館遷右正言知制誥知淳化三年禮部貢舉遷虞部員外郎同判吏部流內銓知考課院右諫議大夫趙昌言參知政事公以壻避嫌求解職太宗嘉之改禮部郎中集賢殿修撰昌言罷復知



制誥仍兼修撰判院事。召賜金紫。久之。遷兵部郎中。居職。真宗即位。拜中書舍人。數日。召為翰林學士。知審官院。通進銀臺封駁事。公為人嚴重。能任大事。避遠權勢。不可干。以私由。是真宗益知其賢。錢若水名能知人。常稱公曰。真宰相器也。若水為樞密副使。罷。召對苑中。問誰可大用者。若水言公可。真宗曰。吾固已知之矣。咸平三年。又知禮部貢舉。居數日。拜給事中。知樞密院事。明年。以工部侍郎參知政事。再遷刑部侍郎。景德元年。契丹犯邊。真宗幸澶州。雍王元份留守東京。得暴疾。命公馳自行在。代元份留守。

二年。遷尚書左丞。三年。拜工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監修國史。是時契丹初請盟。趙德明亦納誓約。願守河西故地。二邊兵罷不用。真宗遂欲以無事治天下。公以謂宋興三世。祖宗之法具在。故其為相。務行故事。慎所改作。進退能否。賞罰必當。真宗久而益信之。所言無不聽。雖他宰相大臣有所請。必曰。王某以謂如何。事無大小。非公所言不決。公在相位十餘年。外無夷狄之虞。兵革不用。海內富實。羣工百司各得其職。故天下至今稱為賢宰相。公於用人。不以名譽。必求其實。苟賢且材矣。必久。



其官衆以為宜其職然後遷其所薦引人未嘗知寇準為  
樞密使當罷使人私公求為使相公大驚曰將相之任豈  
可求邪且吾不受私請準深恨之已而制出除準武勝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涕泣曰非陛下知臣  
何以至此真宗具道公所以薦準者準始愧歎以為不可  
及故參知政事李穆子行簡有賢行以將作監丞居於家  
真宗召見慰勞之遷太子中允初遣使者召不知其所止  
真宗命至中書問王某然後人知行簡公所薦也公自知  
制誥至為相薦士尤多其後公薨史官修真宗實錄得內

出奏章乃知朝廷之士多公所薦者公與人寡言笑其語  
雖簡而能以理屈人默然終日莫能窺其際及奏事上前  
羣臣異同公徐一言以定今上為皇太子太子諭德見公  
稱太子學書有法公曰諭德之職止於是邪趙德明言民  
饑求糧百萬斛大臣皆曰德明新納誓而敢違請以詔書  
責之真宗以問公公請敕有司具粟百萬於京師詔德明  
來取真宗大喜德明得詔書慙且拜曰朝廷有人大中祥  
符中天下大蝗真宗使人於野得死蝗以示大臣明日他  
宰相有袖死蝗以進者曰蝗實死矣請示於朝率百官賀



公獨以為不可後數日方奏事飛蝗蔽天真宗顧公曰使百官方賀而蝗如此豈不為天下笑邪宦官劉承規以忠謹得幸病且死求為節度使真宗以語公曰承規待此以瞑目公執以為不可曰他日將有求為樞密使者奈何至今內臣官不過留後公任事久人有謗公於上者公輒引咎未嘗自辯至人有過失雖人主盛怒可辯者辯之必得而後已榮王宮火延前殿有言非天災請置獄劾火事當坐死者百餘人公獨請見曰始失火時陛下以罪已詔天下而臣等皆上章待罪今反歸咎於人何以示信且火雖

有迹寧知非天譴邪由是當坐者皆免日者上書言宮禁事坐誅籍其家得朝士所與往還占問吉凶之說真宗怒欲付御史問狀公曰此人之常情且語不及朝廷不足罪真宗怒不解公因自取常所占問之書進曰臣少賤時不免為此必以為罪願并臣付獄真宗曰此事已發何可免公曰臣為宰相執國法豈可自為之幸於不發而以罪人真宗意解公至中書悉焚所得書既而真宗悔復馳取之公曰臣已焚之矣由是獲免者眾公累官至太保以病求罷入見滋福殿真宗曰朕方以大事託卿而卿病如此因



命皇太子拜公。公言皇太子盛德必任陛下事。因薦可為大臣者十餘人。其後不至宰相者。李及凌策二人而已。然亦皆為名臣。公屢以疾請。真宗不得已。拜公太尉兼侍中。五日一朝視事。遇軍國大事。不以時入參決。公益惶恐。因卧不起。以疾懇辭。冊拜太尉。玉清昭應宮使。自公病。使者存問。日常三四。真宗手自和藥賜之。疾亟。遽幸其第。賜以白金五千兩。辭不受。以天禧元年九月癸酉薨於家。享年六十有一。真宗臨哭。輟視朝三日。發哀於苑中。其子弟門人故吏。皆被恩澤。即以其年十一月庚申。葬公於開封府。

開封縣新里鄉大邊村。公娶趙氏。封榮國夫人。後公五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司封郎中雍。次曰贊善大夫冲。次曰素。女四人。長適太子太傅韓億。次適兵部員外郎直集賢院蘇耆。次適右正言范令孫。次適龍圖閣直學士兵部郎中呂公弼。諸孫十四人。公事寡嫂。謹與其弟旭。友悌尤篤。任以家事。一無所問。而務以儉約率勵子弟。使在富貴。不知為驕侈。兄子睦欲舉進士。公曰。吾常以大盛為懼。其可與寒士爭進。至其薨也。子素猶未官。遺表不求恩澤。有文集二十卷。乾興元年。詔配享真宗廟庭。臣修曰。景德祥符之



際盛矣。觀公之所以相，而先帝之所以用公者，可謂至哉。是以君明臣賢，德顯名尊，生而俱享其榮，歿而長配於廟。可謂有始有卒。如明詔所褒，昔者烝民，江漢推大臣下之事，所以見任賢使能之功。雖曰山甫、穆公之詩，實歌宣王之德也。臣謹考國史實錄，至於縉紳故老之傳，得公終始之節，而錄其可紀者，輒為銘詩，以彰先帝之明，以稱聖恩。褒顯王氏流澤，子孫與宋無極之意。銘曰：衣冠道業，賢烈烈。魏公相我，真宗真廟。翼翼魏公，配食公相。真宗不言以躬，時有大事。事有大疑，匪卜匪筮。公為著龜，公在相位。

終日如默，問其夷狄，包裹兵革，問其卿士，百工以職，問其庶民，耕織衣食，相有賞罰，功當罪明，相有黜升，惟否惟能，執其權衡，萬物之平，孰不事君，胡能必信，孰不為相，其誰有終，公薨於位，太尉之崇，天子孝思，來薦清廟，侑我聖考，惟時元老，天子念公，報公之隆，春秋從享，萬祀無窮，作為歌詩，以諗廟工。

王聞修曰：本傳只載作相時事，餘官原無事。此碑於相事又止書大者，魏公細事原不勝書也。趙昌言傳云：昌言喜推獎後進，掌漕湖外，時李沆通判潭州，謂有台輔



之量表聞於朝王旦宰岳州平江昌言識其遠大以女  
妻之後俱為名相魏公本傳亦作平江碑作臨江疑誤  
也代雍王權留守請宣寇準奏云十日之間未有捷報  
當何如上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此事關係甚大碑不  
刻書非當時臣子所宜正言也李穆傳子惟簡不樂仕進  
家居二十餘年真宗聞之召為太子中允魏公傳作行  
簡宋史別有李行簡傳亦以魏公薦為御史作行簡者  
類誤也本傳又云公疾甚上問誰可付天下事者歷問張  
詠馬亮公不對而薦寇準此文不書按張詠卒於大中  
祥符八年魏公卒於天禧元年相去三年史本用涑水  
紀聞此書或云非溫公筆當以碑為正



新羅

人

大

中

三

平

本

不





